

“姜你军”重现

生姜价格涨了多少？要涨多久？

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生姜，作为日常必备调味品，近来价格噌噌地涨，居家过日子的你感受到了吗？

问题一：价格涨了多少？

7日下午，记者来到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家惠超市，这里老姜的标价为每市斤11.98元，而新姜的价格为每市斤6.98元。正在挑姜的顾客杨金荣说：“现在姜怎么这么贵了，新姜价格都赶上老姜了！”

“以前老姜也就是每市斤5元至6元，而现在老姜进价基本稳定在每市斤11元左右，新姜则在每市斤6元左右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均价贵了3元左右。”该超市工作人员田亚娟介绍，尽管新姜上市了，但姜的价格却从10月份涨起来了。

记者在拼多多平台上搜索发现，标明产地直销的生姜，5斤的价格普遍在25元左右，其中包含邮费。

“目前，生姜价格达到近6年来最高水平。”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介绍，根据中国农

业信息网数据，11月份生姜批发价格为每市斤7.04元、较6月份上涨45.9%、同比上涨71.5%。

问题二：价格为啥会上涨？

我国是世界上生姜产量最多的国家，主要种植品种分为北方大姜和南方小黄姜。

据中国农业信息网监测，生姜价格自2017年第四季度从高位快速下跌，后保持低位运行，农户种姜收益下降，导致2019年种植面积减少约10%。

记者了解到，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生姜种植面积近年来稳定在万亩以上，连续被评为“中国生姜之乡”“中国调味品原辅料（生姜）种植基地”，这里的生姜价格具有代表性。

“从近5年行情看，今年的生姜价格尤其高。”秦皇岛小江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邬大为说，以当地农户和批发商的交易价格为例，2018年老姜均价每市斤1.6元，2019年约1.8元到2元，今年价格每市斤2.5元到4元，比去年翻番了。

“今年抚宁的生姜从产量到价格都是双丰收。”邬大为说，由于采用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，生姜的亩产平均达6吨半，按交易均价每斤3.1元计算，一亩地生姜的利润达2万元到3万元。

邬大为说，受疫情影响，国外对生姜的出口需求大增；老姜价格一涨，新姜价格也跟着上涨，农户开始惜售；供需行情推动社会资本买进卖出。诸多因素都在抬高生姜价格。

问题三：预计未来价格如何？

张晶分析，今年11月中旬以来，山东产区库存老姜交易进入尾声，河北、山东鲜姜上市量逐渐加大，南方鲜姜采挖进入后期。预计随着鲜姜上市量增加，生姜价格将有所回落。

拼多多新消费研究院副院长刘中琪表示，原产地直发的农货销售模式，大幅缩短了农产品供应链条，目前拼多平台的商户没有出现明显价格上涨。入选拼多多“百亿补贴”频道的生姜，价格更加实惠。

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首席分析

师郭召芬说，生姜涨价的主要原因是供不应求。加强供应链创新，解决流通信息不对称，推动流通企业的数字化、信息化转型等，都将有助于降低流通领域的成本。

张晶说，葱、姜、蒜等小宗蔬菜具有产地集中、库存销售、周期性强、价格波动大等鲜明特点。跟风涨价行为诱发价格大幅波动，影响周期长，对姜农、贸易商、消费者均会产生不利影响。

张晶建议，一是加强市场监测分析预警。对苗种销售等产前投入进行监测，及时分析研判未来生产供给。二是积极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，完善政策性保险的财政补贴机制，提高保障水平，借助保险稳定生产。三是发展加工和仓储，形成调节供需的“蓄水池”。借助加工和仓储环节，在价格大幅下跌时消化一定过量供给；在价格大幅上涨时，借助公益储备平价销售、平抑涨价。

(接上期)

我的心忍不住狂跳，下车拍下几张照片，我喊着：“南湖农场，我来了！河南姐妹，我来了！”引得过路司机伸长了脑袋。

大车一下子多起来，新摘的棉花装满车厢，呼呼地驶过去，一辆接一辆，朝着南湖的方向。野外的风，好像被野蛮的汽车撞疼了腰，它生气地揪下车厢缝隙里的棉花，一把把地甩到路边的野草棵上。

草棵上开满了白棉花，道路两边也是两溜雪白。

我说：“像下了雪，到处都是棉花啊！”

我有下车捡拾的冲动，还想带上我的学生，集体开车来捡。

做棉被也行，做棉衣也行，这么多的棉花，这么多……

我不断地咂嘴，说：“真是可惜了，怎么没人捡呢？”

胡师傅说：“家家都有地，忙着呢，哪里顾得上？”

路面突然变红了，星星点点的红，像燃放过鞭炮的红纸碎屑。我正奇怪，两辆大车呜呜开过，满车冒尖的红，是新疆的红辣椒成熟了，一路飞撒着。路边干枯的草棵，又挂上鲜艳的红。我说：“草也挂了红果啦。”

路面上的辣椒碾碎了，我可惜得不行，又要下车去捡。

我说：“这辣椒炒鸡蛋很好吃。”

胡师傅说：“那能吃多少呢？”

我说：“用盐腌上也好吃。”

胡师傅吸溜一下嘴，笑了，笑声辣辣的。

新疆就像一个美丽而大气的王后，它富贵得让人眼热心跳。

路过共青团农场，胡师傅兴奋地告诉我，春天时，中央领导来了新疆，专程来到农六师考察现代农业装备，在棚子里，看到整齐排列的一台台农业机械。中央领导还来到共青团棉田，查看地膜下灌溉情况。

胡师傅一指右边的棉田说：“这就是共青团农场的棉田。”

我也兴奋起来，商量着让师傅停车。

我随即下车，跨过路旁不宽的土沟，小路上一层薄霜似的白碱，踩上去松松软软，脚后腾起一股面粉似的白烟。我■进棉田，传说中的新疆大棉田，真真儿地敞亮在我面前。撑开眼皮使劲地看，棉田的尽头是天，天的尽头还是棉田。天尽头的白云漫上来，像雪白的棉田翻卷起来，和蓝天衔接。所有棉棵上都举着棉朵，所有的棉朵都吐着白棉，那白棉花就开得无边无垠了，整个大地，都被这柔软的白淹没。一时间，我心尖儿颤颤，不会了呼吸。那架势，好像整个世界的白雪都落在这里了，又好像天上所有的白云都铺在这里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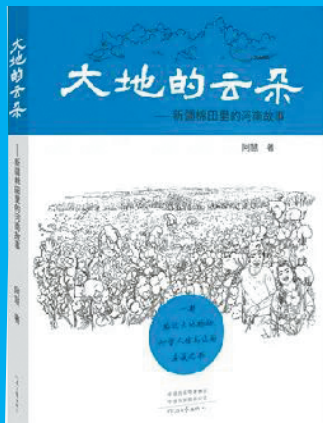
我举着相机啪啪地拍照，又请求胡师傅帮我拍。我在棉田里站定，想摆一个帅气的pose，但在白富美的棉

长篇纪实文学连载

大地的云朵

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

朵面前，我始终没有帅气起来。

第二章
老乡，俺来了

高楼和人多起来，有着中原小城的感觉，一条小沟的两边，树木苍翠，垂柳青青。

南湖农场到了。

一个年轻的红衣女子站在办公楼门口，端庄雅致，棉朵般洁净。猜得出，她就是杨副政委提到的新闻科科长小张。

小张科长热情地领我上了二楼办公室。当她听说我要下到棉田找寻拾花工，瞪大一双小鹿似的眼睛说：“那太苦了，阿慧老师您能行吗？”我说，怕苦就不来了。她出去查了查档案，告诉我四分场住有不少河南拾花工。

仿佛嗅到了家乡姐妹熟悉的气息，我兴奋得直冒汗，提包就走。

小张笑眯眯地劝我说：“是这样阿慧老师，今天下午四点钟，总部有个工作会议，正好四分场散书记也来参加，等会议结束后，我送你去四分场。”

又是那么巧，那么好的事儿，又兴奋得我出了一身汗。

在场区清真小吃店，小张科长请我和胡师傅，每人吃了一大盘炒辣条，香，软，筋，滑，辣，很正宗，在我们河南吃不到这味儿。小张科长说：“多吃啊，到了分场就没这条件了。”

吃过饭出来，离总场开会还有一段时间。小张科长提议说：“这样吧，阿慧老师，我和胡师傅，领你去看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吧。”不敢相信，此时，我已经离这最著名的沙漠很近很近了。

的确很近，下了公路，上了石子路，眼前就是沙漠了。这里的天空似乎也有些泛黄，地上的黄沙也把西边的太阳变黄了。

一条沙石铺就的小道，伸向大漠深处，好似金色巨人的灰腰带。我们的车子嚓嚓往里行进，很久了，不见一只鸟、一个人。只有一簇簇的杂草和零星的枯树。胡师傅说，不是熟悉沙漠的人都不敢深入。

小张科长让车停下，我第一个下车，抓一把黄沙，让它滚烫我的手。沙丘，女人肚皮般的柔韧，望得久了，眼睛的虚光里，那肚皮有频率的起伏，沙丘有了呼吸。踩一排脚窝上去，细沙簌簌轻响，一回头脚窝平整如初。

红柳稀疏地站着，树枝一色的暗红，叶子疏散开如轻纱飘舞，每一束小叶和柏树叶极为相似，如绿中透黄的绣针。它们高过了头顶，根部露着斑驳的裂痕。我手捻细叶，忍不住感慨：红柳，这树中的奇女子，竟选择沙漠的怀抱，世世相守，不离不弃。

趁小张科长凝视红柳的瞬间，我按动相机快门，拍下她红柳般美丽的侧影。

(未完待续)
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